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七七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七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3.3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 5333 0580 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七七冊目次

經部·詩類

詩經詳說九十四卷(四)

〔清〕冉觀祖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光緒七年大梁書局刻五經詳說本

一

詩經旁參二卷

〔清〕應麟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十六年宜黃應氏刻屏山草堂稿本

一七四

陸堂詩學十二卷讀詩總論一卷

〔清〕陸奎勳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三年陸氏小瀛山閣刻本

一九四

詩經廣大全二十卷

〔清〕黃夢白 陳曾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一年刻本

三四一

毛朱詩說一卷

〔清〕閻若璩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昭代叢書本

七七〇

毛詩說二卷

〔清〕諸錦撰
山東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一年刻本

七八五

學詩闕疑二卷

〔清〕劉青芝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年序刻劉氏傳家集本

八三三

詩經詳說九十四卷(四)

〔清〕冉覲祖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光緒七年大梁書局刻五

經詳說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經詳說

無卷數》提要

詩經詳說卷八十八

李陽再覲祖輯撰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四之三

閔予小子

句

遭家不造

造韻

嬖嬖在疚

句

於乎皇考

考韻

永世克孝

孝韻

賦也成王免喪始朝於先王之廟而作此詩也閔病也予小子成王自稱也造成也嬖與嬖同無所依怙之意疚哀病也匡衡曰嬖嬖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皇考武王也歎武王之終身能孝也

詩經詳說

卷八十八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一

毛傳閔病造爲疚病也

鄭箋閔悼傷之言也造猶成也可悼傷乎我小子耳遭武王崩家道未成嬖嬖然孤特在憂病之中於乎我君考武王長世能孝謂能以孝行爲子孫法度使長見行也

孔疏閔者哀閔之辭故爲悼傷之言有所造爲終必成就故造猶成也人之所行死則事廢後主當更造立故云家道未成父在則有所依恃無之則已身孤特故云嬖嬖孤特在憂病之中易傳者以閔疚並訓爲病於文太重孫毓云傳以閔爲病以造訓爲雖義

不異於辭不便箋說爲長

三山李氏曰嬖與哀此熒獨之義同嬖孤獨也左傳亦有在疚之文亦是居喪之稱也王雖朝於廟然去喪未甚遠故猶以死喪爲言

慶源輔氏曰周至成王之時可謂成矣而曰遭家不造者王業雖成天下雖治而成王之心常若未成未治也如此然後能保其成若自謂已成已治則殆矣匡衡可謂善說詩也喪畢思慕所以釋熒熒字意氣未能平所以釋在疚字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則又以言其效驗也惟成王之能如此所以知

詩經詳說

卷八十八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二

武王之所以繼志述事者爲終身能孝也

說約按造考孝古義有韻上三句一截下二句一截

纂序按造考孝本叶疚不妨隔一句不然音讀微

轉近教亦可一韻也集傳俱驅就疚似多事 永世

克孝宜虛渾以有下節念茲皇祖二句也

存旨開首下一閔字便含無限悽愴

詩記遭家二句非徒自鳴哀痛實以閔繼序之難

衍義閔予小子句便要說承文武之統意不造言王業方成而人心天命猶未固也嬖嬖句緊承上二句言永世克孝下節念茲二句便是注文武之業以天

下言大化之本以孝言 不言己之念皇考而但追想皇考之生平正是念之真切處 按成王踐祚時尚在襁褓閔予小子諸篇意皆輔道者之辭未必具出於成王也

正解王室新造而未集故曰遭家不造皇考既沒而無可怙故曰嬖嬖在疚冲年直此其爲可憫何如便見繼體之難而皇考不可不法故仰求皇考而歎其孝不徒曰孝而曰永世克孝見終其身善繼善述如所謂永言孝思者也

講閔哉予小子也今者天命初屬人心初開方遭家

詩經詳說

卷八十八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三

之未成而皇考已逝我嬖嬖在哀病之中無所依怙也由是思之於乎我皇考善繼善述世德作求蓋終其身而克孝其心不宛然如在哉

念茲皇祖

此宜以兩止字叶

陟降庭止

維予小子 夙夜敬止

皇考文王也承上文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其

陟降於庭猶所謂見堯於牆見堯於葵楚詞云三公揖讓登降堂只與此文勢正相似而匡衡引此句頗注亦云若神明臨其朝廷是也

毛傳庭直也

鄭箋茲此也 念此君祖文王上以直道事天下以直道治民信無私枉 夙早敬慎也我小子早夜愼行祖考之道言不敢懈倦也

按毛鄭庭訓直其說大異故朱傳易之

大宅後漢書李固曰堯沒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見堯於羹

朱子曰匡衡時未行毛說顏監又精史學而不枯於專經之陋故其言獨得經之本旨也余舊讀詩而愛顏說然尚疑其無據及讀楚詞乃有登降堂只之文於是益信陟降庭止之爲古語也

詩經詳說

卷八十八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四

安成劉氏曰大招曰三公穆穆登降堂只其言三公登降堂正猶此言皇祖陟降庭其言只爲語已辭正猶此言止也但集傳所引揖讓二字彼文正作穆穆則此或傳寫之誤也

說約按集傳庭與敬叶

鄭箋陟降庭止正是皇考不忘皇祖一段精神思所以善繼其序處非懸虛想念之謂

副墨夙夜敬止亦有永世之意

衍義此節首二句正見其克孝處陟降即念茲所呈露無一時不念即無一時不敬故遂以自己勉敬承

之夙夜敬止卽法其念皇祖者以念皇考也夙夜之敬猶然陟降之見亦惟夙夜之敬而後爲永世之孝也自其存主而言爲敬自其繼述而言爲孝 思念

非懸空想念謂思慕其所行而法之若見文王一般夙夜是極致工夫要入思慕意

指南念茲二句連上文說來正見永世克孝處陟降生於念茲來謂慕其所行者而法之若見文王一般正是善繼善述也夙夜與永世同意敬止言無一時之不敬所以思念皇祖者一如皇考之念皇祖也講克孝哉我皇考當皇祖既沒儀容不可得而卽矣

詩經詳說

卷八十八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五

我皇考永念不置常若見其陟降於庭而與之相值焉此皆皇考之敬之至也維予小子雖不能孝尙當自夙而夜敬愼存心亦念我皇考而陟降如見斯可耶

於乎皇王 繼序思不忘

句 忘句

皇王兼指文武也承上文言我之所以夙夜敬止者思繼此序而不忘耳

毛傳序緒也

鄭箋於乎君王歎文王武王也我繼其緒思其所行不忘也

孔疏上文之意言皇考自念皇祖非成王念之此言繼緒思不忘宜爲繼武王之緒思不忘武王耳而以爲兼念文王者以成王美武王能念文王明成王亦當念之此文處末可以總前祖考故知兼念文王也三山李氏曰武王能以念茲皇考爲孝則成王亦當以思繼祖考爲孝

安成劉氏曰成王因見於廟對越祖考惻然自念而歎既曰於乎皇考又曰於乎皇王所感之意深矣詩記以天下相傳曰序

副墨不忘卽上夙夜意在思字上領出

詩經詳說

卷八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六

衍義皇王必兼文武者以周業文王開之武王成之言文武乃見相傳之序序者王業相傳之次第有天下曰業以天下相傳曰序不忘卽無窮意謂序之不已也此節又言己所以勉敬之意上文念茲皇祖根永世克孝來在武王身上說此又承夙夜敬止來在成王自己身上說皇考未沒則皇祖之緒在皇考皇考既沒則皇考之緒在小子思繼而常在心所以夙夜敬止耳必由繼皇考說到繼皇祖上方與首節意相合庶不遺之家可以無虞而在疚之心亦可以稍慰也不忘正說思思字又正與念字相應卽夙夜

如此以至於永世也

按成王嗣位自是繼序然繼序尚有許多事在故思之不忘不忘以思言非以序言不墜之說未是

講夫我所以當敬者何哉蓋我周王業開之者皇祖成之者皇考於乎我皇王也一序相傳以及於我故我之夙夜敬止者正思繼此序而不能忘之耳不然遭家之憂其何以釋而榮榮小子敢恣爲不孝已哉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此成王除喪朝廟所作疑後世遂以爲嗣王朝廟之樂後三篇放此

詩經詳說

卷八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七

定宇陳氏曰思親而見其如在者此人子終身慕親之孝當親沒而愈篤者也記曰致愛則存致慈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惟武王之孝於文王者有此心故成王之孝於武王者亦惟致敬以不忘乎此心此武王之達孝所以上無愧於文王而下可示法於成王也

安成劉氏曰此篇及訪落敬之小毖四詩辭意相表裏如云遭家不造幸時昭考未堪家多難及懲創管蔡之事皆可驗其爲成王之詩而小序於四詩皆泛言嗣王故又疑其後爲嗣王朝廟通用之樂歌也

小序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鄭箋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也

孔疏閔予小子詩者嗣王朝於廟之樂歌也謂成王
嗣父爲王朝於宗廟自言當嗣之意詩人述其事而
作此詩歌焉此朝廟早晚毛無其說毛無避居之事
此朝廟事武王崩之明年周公即已攝政成王未得
朝廟且又無政可謀此欲夙夜敬慎繼緒先緒必非
居攝之年也王肅以此篇爲周公致政成王嗣位始
朝於廟之樂歌毛意或當然也 以頌告成王時事

詩經詳說

卷八十八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八

故知嗣王謂成王曲禮云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
王某彼謂祝之所言以告神因其內外而異稱此非
告神之辭直以嗣續先王稱嗣王耳古者天子崩百
官聽於冢宰世子以三年之內不言政事此嗣王朝
廟自謀爲政則是即政之事故知除武王喪將始即
政朝於廟也曲禮稱天子在喪曰予小子若已除喪
當爲吉稱而經言小子在坎爲喪中辭者以其服雖
除去喪曰近又序其在喪之事故仍同喪稱言將始
即政者始欲即政先朝於廟既朝而即聽政故言將
也烈文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祖考告嗣

位然則除喪朝廟亦用朝享之禮祭於廟矣序不言
祭者以作者主述王言其意不在於祭故略而言朝
則祭可知

正解此詩以思繼先序爲王蓋以免喪朝廟則將踐
祚而有天下國家之責也重在夙夜敬止一句 愚
按數則繼序之實念祖者念即是敬此武王所以繼
皇祖之序也敬止者敬即是念此成王之思以繼皇
考之序也 詩意疊疊說下閔予三句歎繼序之難
於乎皇考四句思皇考之能繼序維予小子四句欲
法皇考以繼序也大意言武王有繼序之孝而此心

詩經詳說

卷八十八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九

不忘乎敬予小子敢不常勉於敬乎蓋以先王既沒
而緒則在我吾思繼此序而不忘所以夙夜而不敢
康也

訪予落止 句 率時昭考 句 於乎悠哉 句 朕未有艾 句 將
予就之 句 繼猶判渙 句 維予小子 句 未堪家多難 句 紹
庭上下 句 陟降厥家 句 休矣皇考 句 以保明其身 句
賦也訪問落始悠遠也艾如夜未艾之艾判分渙散保
安明顯也

毛傳訪謀落始時是率循悠遠猶道判分渙散也
鄭箋昭明艾數猶圓也成王始即政自以承聖父之

業懼不能遵其道德故於廟中與羣臣謀我始卽政之事羣臣曰當循是明德之考所施行故答之以謙曰於乎遠哉我於是未有數言遠不可及也女扶將我就其典法而行之繼續其業圖我所失分散者收斂之多眾也我小子耳未任統理國家眾難成之事必有任賢待年長大之志難成之事謂諸政有業未平者紹繼也厥家謂羣臣也繼文王陟降庭止之道上下羣臣之職以次序者美矣我君考武王能以此道尊安其身謂定天下居天子之位按毛以猶爲道鄭以猶爲圖依朱傳只作虛字甚順

詩經詳說

卷八十八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十

鄭以艾爲數以將爲扶以家爲羣臣上下文義不順曹氏曰凡宮室始成則落之故以落爲始

臨川王氏曰保安則無危亡之憂明顯則無昏塞之患

成王既朝於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意言我將謀之於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道然而其道遠矣予不能及也將使予勉強以就之而所以繼之者猶恐其判渙而不合也則亦繼其上下於庭陟降於家庶幾賴皇考之休有以保明吾身而已矣

慶源輔氏曰延訪羣臣所以盡下情率時昭考所以

守家法二者相資盡下情而不守家法則內無主守家法而不盡下情則外無助於乎悠悠朕未有艾又歎武王之道甚遠而恐在我有所不能及也味此意則成王固已默識夫武王之道若不會用工夫則便以爲易矣豈識此味哉將予就之繼續判渙言將使我勉強以就之猶恐其力量不足意思不能接續或至於判渙不能收拾聚蓄其道於我之一身也於是又歎以爲予乃幼沖小子未能任國家之多難此蓋指武庚之事而言則亦當繼紹武王內外所行之事上下於庭指其外事也陟降於家指其內事也庶幾

詩經詳說

卷八十八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十一

賴武王之休以保安明顯我之身而已

三山李氏曰自訪予落止至繼續判渙皆是仰先王之盛德歎眇躬之涼薄苦前哲之高遠也

新安胡氏曰自繼續判渙而上猶言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自維予小子而下則煮蒿懷愴如或見之也諷其詩想其形容成王之思慕皇考爰繼爰述何其微婉懇切反覆曲盡有無窮之歎詠也哉

古義通篇無韻

合訂維予小子語氣微頓正見不可不幸意紹字應上幸字貫至厥家此正是隨事體道非謂道難及但

法其事也然亦只言自己所期如此若其所以克紹者正有待於羣臣

集解按末四句集注則亦庶幾等字俱是未敢必意正合延訪語氣

聽月艾之爲言蓋也其道遠故不能造到盡處未盡者茫然不得其要領也

正解此章首二句連講蓋欲率循必先咨訪也落是蒞政之始非卽位之始昭考之道卽體諸身而施諸政事者凡修齊治平皆是悠哉以下句句須得延訪口氣悠哉未艾言道之高遠而已之乃量有不及也

詩經詳說

卷八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三

惟其悠故未艾下二句正是未艾處將予就之因其難及而奮力以就乃氣質不克精神有限是工夫未純一有閒斷終不能身與道合也繼字對就之初念言與將字呼應判渙者恐道與我爲兩途得此遺彼舉一遺二也維予小子二句語氣一頓見得所遺如此則道不可不求意時說於多難云天命未固人心未孚以此時尙未有武庚之事也不知武庚之事雖未有而二叔流言頑民未服則有之矣但云天命未固人心未孚則不見有多難意蓋此但可以言道家不造而不可以言多難也紹庭二句皆因事以求

道意紹字應上率字貫至厥家上下陟降卽昭考之道所散著者法其治國之道凡正百官正萬民皆是

法其齊家之道凡刑寡妻至兄弟皆是昔爲會朝之庭今爲負辰之庭昔爲化國之家今爲不造之家此之弗紹則多難何由靖判渙何由合然道之所紹卽是休之所貽也自其全體於前人者曰道自其資益於後人者曰休保者有所憑藉而不陷於危明則有所開悟而不迷於往保明卽是休處不必以保承多難明承判渙此雖就一身言然王者之身關繫天下總於皇考乎是賴而紹之安可不急急乎然亦只言

詩經詳說

卷八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三

自己所期如此若其所以克紹者正有待於羣臣也黃東崖曰紹庭句是緣治統以求道統之意陟降句是緣家法以求道法之意所謂率是昭考者正率之於此處而始之所憂未艾者惟求艾之於此處按訪予二句起言訪問率昭考之道也下文皆是要率昭考而有待於訪問處通節文氣甚晦蹊得朱子作傳覺轉折分明意思聯貫不然據毛鄭湮沒多矣中閒著維予小子二句是自己奮勉之語似兩截而實一貫

講人君者天下之本也始卽位臨政者又人君之本

也予今訪汝羣臣謀之於始以循是昭考之道焉於乎昭考聖人也其道悠哉遠矣朕躬躬涼薄未有以盡其極也將使予勉強以就之而道不可力求其所以繼之者猶恐其判渙不合而維予小子又未堪家之多難道又不容於不求也今日者亦於昭考之上下於庭者紹其外事以正朝廷陟降於家者紹其內事以齊其家因事以求道庶幾休矣皇考朕賴之以保其身而無危亡之憂明其身而無昏塞之患乎蓋得不判渙於道多難乃不足患也爾羣臣其謂之何訪落一章十二句

詩經詳說

卷八十八

周頌閟予小子之什

古

說同上篇

定字陳氏曰武王之道若悠遠而難繼而武王之上下於庭陟降於家者其迹未遠則近而可繼成王紹武王之上下陟降於家庭者是卽武王念文王而見其陟降於庭也如此之紹庭上下陟降厥家者豈不由於前詩之夙夜敬止繼序思不忘哉維其能敬以思繼武王念文王之心所以能以武王之如見文王於庭者而紹武王於家庭也二詩語意相照應如此眉山蘇氏曰上篇言將繼其祖考之詩也訪落謀所以繼之之詩也

黃氏曰上篇言陟降庭止而此言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上篇言繼序思不忘而此言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皆是一時所作

三山李氏曰人君者天下之本也始卽位臨政者又入君之本也故伊尹告太甲以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召公亦曰王乃初服此訪落所由作也

安成劉氏曰夫子稱武王善繼志善述事而以爲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固可見武王之達孝矣卽前篇所謂永世克孝者也成王之繼武王而曰繼序思不忘曰繼猶判渙曰紹庭上

詩經詳說

卷八十八

周頌閟予小子之什

圭

下無非繼述之心其孝可謂不匱矣

小序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鄭箋謀者謀政事也

孔疏訪落詩者嗣王謀於廟之樂歌也謂成王既朝廟而與羣臣謀事詩人述之而爲此歌焉

正解通篇俱是延訪之意以率時昭考句爲主方懷判渙之憂旋惕多難之懼見昭考不易率而又不客不率也故以紹庭四句接之上六句是欲繼先王之

敬之敬之

天維顯思

命不易哉

無曰高高在

上句 陟降厥士句 日監在茲句

賦也顯明也思語辭也士事也

毛傳顯見士事也

鄭箋顯光監視也羣臣見王謀即政之事故因時戒之曰敬之哉敬之哉天乃光明去惡與善其命吉凶不變易也無謂天高又高在上遠人而不畏也天上下其事謂轉連日月施其所行日日瞻視近在此也按鄭以不易爲不變易又以陟降厥士爲天之事如日月轉運皆誤

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曰敬之哉敬之哉天道甚

詩經詳說

卷八

周頌閟子之子之什

六

明其命不易保也無謂其高而不吾察當知其聰明明畏也常若陟降於吾之所爲而無日不臨監於此者不可以不敬也

華谷嚴氏曰敬而又敬者誠之不已也蓋以天道甚明禍福不爽故予奪無常其命難保也

三山李氏曰善則福之淫則禍之裁者培之傾者覆之未有善而不獲福未有惡而不獲禍天之道蓋顯矣故其命靡常所以爲不易也

慶源輔氏曰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天道之明命不易保雅敬則能對越之若曰高高在上則便是不敬

不敬則自絕於天矣常敬則見其陟降於己所爲之事日監在此也陟降厥士即所謂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也

說約按哉古義支韻各三句一截

集解按陟降二句只申上天維顯思一句意而不可不敬自見言下

正解此節首句戒其當敬下言天道以儆懼之正見其所以當敬也通作羣臣語要在成王口中體貼出來敬之不作敬天就君道上說只是一念常懼戒慎恐懼以存天理也顯思見天道正明只或善或惡皆

詩經詳說

卷八

周頌閟子之子之什

七

在其照臨之內至命之不易方說到福善禍淫上一念敬肆而命之去留隨之其不易保如此惟天顯故命不易作一串說轉到無日句合用反語人言天高而不吾察無曰云云陟降二句正是一顯字而命之不易即可知其曰明曰旦而及爾出王游衍者無日不然也宜一直說下不可分上句爲事下句爲時蓋下句茲字即上句士字下句監字即上句陟降也大意云惟陟降故日監也總見不可不敬耳

講我常以道而訪諸臣也其謂我曰王以一身爲天下主尙其敬之哉尙其敬之哉蓋天道維其昭明但

一念愼忽而去留遂分甚不易保哉無曰天高高在上而於吾無與當知其聰明明畏常若陟降於吾所爲之事而日日監視於此使一有不敬天必棄之而命去矣其可不敬哉

維子小子

子句

不聰敬止

止句

日就月將

將句

學有緝熙

于光明

明句

佛時仔肩

句

示我顯德行

行句

將進也佛弼通仔肩任也

毛傳小子嗣王也將行也光廣也佛大也仔肩克也

鄭箋緝熙光明也佛輔也時是也仔肩任也羣臣戒

成王以敬之敬之故承之以謙云我小子耳不聰達

詩經詳說

卷八十八

周頌閔予小子之行

太

於敬之之意日就月行言當習之以積漸也且欲學於有光明之光明者謂賢中之賢也輔佛是任示道我以顯明之德行是時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始有居攝之志

孔疏釋詁云緝熙光也故爲光明鄭讀佛爲輔弼之弼時是釋詁文釋詁云肩勝也卽堪任之義故爲任也敬之者止謂恭敬其事而已言不聰達者敬雖由己隨事而生事有不知無所施敬言不聰達其意也日就謂學之使每日有成就月將謂至於一月則有可行言當習之以積漸也定本集注漸作浸王身當

理政事而言學有光明是王意以己不達於政未能

卽任其事且欲學作有光明於彼光明之人謂選擇

賢中之賢乃從之學以賢者必有光明之德故以光

明表賢也身方學之未堪爲政故輔弼是任示導我

以顯明之德行欲使輔弼之人示語已也王既謙虛

如是是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於是之時始有

居攝之志知者以周公若已居攝則王不得朝廟謀

政明於此時未攝政也周公之攝必當有因王自知

不堪思任輔弼周公之志宜因此興故於是乃有攝

意也

詩經詳說

卷八十八

周頌閔予小子之行

九

按此詩毛訓未當鄭爲優矣然謂學於光明之光明

者是混語忽然拉入周公居攝尤無來歷

朱子曰日就月將是日成月長就成也將大也

華谷嚴氏曰佛謂之弼者言正救其失不專順從之

也學記云其求之也佛佛不順也猶孟子所謂法家

拂士也 仔肩爲負荷之意故爲任

此乃自爲答之之言曰我不聰而未能敬也然願學焉

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進續而明之以至於光明又賴

羣臣輔助我所負荷之任而示我以顯明之德行則庶

乎其可及爾

慶源輔氏曰不聰知有所不及之事不敬行有所未至之事日就就事上言月將就大本上言成王自知其知與行皆有所未至故欲勉學問庶幾日於事上有所就月於本上有所將繼續不已以至於光明又賴羣臣助我所任之事而示我以顯明之德行則庶乎其可及耳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所以自責於己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所以外資於人責於己者盡資於人者廣則大學明明德以至於平天下之事庶乎其可及矣故先生嘗語學者曰詩中說得學有緝熙于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

詩經詳說

卷八

周頌閟宮

予

欲昏了今所以爲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緝熙緝如緝麻之緝連緝不已之意熙則訓明字心地光明則此物有此理自然見得且如人心未嘗不光明見得他人做得是便道是做得不是便道不是何嘗不光明只是才明便昏了

說約按上章云紹庭上下陟降厥家此章云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學問道理俱說到著實處故佳子與止叶古義紙韻將與明行叶陽韻各二句一連詩逆不聰只是出辭之謙意耳學便是敬若說去學敬便是頭上安頭大略學究之想總不可入講

詩記光明是本體緝熙是工夫緝熙于光明是從本體上做工夫有者自得之語亦不自必之辭

按集解所錄詩逆詩記二條皆姚江家言所云若說是學敬便是頭上安頭不知敬是生來就會的麼如生來就會成王何必問人問人便是學這敬了光明亦非專言本體熙雖訓明然方是求明到光明乃是大明萬理澄澈地位內而瑩然外而朗然靜而不昏動而不滑皆在其中朱傳原無體字何得妄添本體之說以亂宗旨成王聖學豈是禪學一路

衍義就是造就的就字將進也是進學的進字日就

詩經詳說

卷八

周頌閟宮

予

月將正是願學工夫緝熙即是日就月將之不已者到那光明境界乃是敬之極功仔肩是有天下之責顯德行是治天下之道此二句一串說顯德行與光明不同光明是就我自己心地而言顯是就人舉以示我有形迹之可據者而言

正解此節上二句謙言未能敬下言勤學於己復求助於人正欲以盡敬也不聰以質言此句是謙辭只將來喚起下意言我雖未能敬然卻願做勉敬的工夫敬須有個人入門學便是入門之法就是造就進是精進就將之功相續不絕以至於光明不昧之地方

可謂之能敬

指南此是自爲答之辭人必聰明則識道理知向往不聰則不能敬日就月將正是願學工夫緝熙即是就將之功不已光明是此心淨盡絕無一毫之累此乃純敬之功

按不聰敬止不字緝到敬言不聰而不能敬也非鄭箋不聰達於敬之說日就月將是說要做敬工夫不可便說得精微了以礙下望示於人一層

講此羣臣之戒我如此乃維予小子質性不聰而未

詩經詳說

卷八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三

日有造就月有進益而其學也有以緝而熙之以至於欲去理存全體大用無不光明而後已焉抑此豈予所能自致哉尙賴爾羣臣輔助我所自荷之任而以顯明之德行如所爲修己治人祈天永命者而日以開示於我使有所持循庶乎可以及於聰敬之地也安能無厚望耶

敬之一章十二句

定字陳氏曰戒王以天之當敬者臣之忠也答羣臣以未能敬者君之謙也憂其未能敬而內爲學於己外求助於臣是卽求所以盡此敬也學求造於光明

而臣復示我以德之顯明則天不在高高在上之天而在吾心之天矣其爲敬天孰大於是

小序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孔疏敬之詩者羣臣進戒嗣王之樂歌也謂成王朝廟與羣臣謀事羣臣因在廟而進戒嗣王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

按序只說一半下節予小子云云豈是羣臣進戒之辭故朱子以上節爲述下節爲答語意只作成王自言亦無不可

正解通篇以敬字爲主而歸重在末二句見得嗣仔

詩經詳說

卷八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三

肩而應天命匪敬不能而匪臣則無以輔翼故述其言而答之上是述戒己當敬之意下是答羣臣之戒以求盡勉敬之實受戒於臣求助於臣始終不外一敬

予其懲而於後患莫予拜蜂鳥韻自求辛螫鳥韻譬允彼鳥韻桃蟲鳥韻拏飛維鳥韻鳥鳥韻未堪家多難鳥韻予又集于鳥韻蓼鳥韻

賦也懲有所傷而知戒也愆愆并使也蜂小物而有毒譬始允信也桃蟲鷦鷯小鳥也拏飛貌鳥大鳥也鷦鷯之雛化而爲鷦鷯故古語曰鷦鷯生鷦言始小而終大也蓼辛苦之物也

毛傳慈慎也并蜂蠆也 桃蟲鷦也 鳥之始小終大者 堪任予我也我又集于蓼言辛苦也

鄭幾微文也始者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成王信之而疑周公至後三監叛而作亂周公以王命舉兵誅之歷年乃已故今周公歸政成王受之而求賢臣以自輔助也曰我其創艾於往時矣畏慎後復有禍難羣臣小人無敢我厚也謂為誦詐誑欺不可信也女如是徒自求辛苦毒螫之害耳謂將有刑誅肇始允信也始者信以彼管蔡之屬雖有流言之罪如鷦鳥之小不登誅之後反叛而作亂猶鷦之翻飛為

詩經詳說

卷八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語

大鳥也鷦之所為鳥題肩也或曰鷦皆惡聲之鳥集會也未任統理我國家眾難成之事謂使周公居攝時也我又會於辛苦遇三監及淮夷之難也孔疏毛以為成王即政求助於羣臣告之云我其懲創於往時而謂管蔡誤己以為創艾故慎彼在後恐更有患難汝等羣臣莫復於我羣臣率我以入惡道若其如是我必刑誅於汝是汝自求辛苦毒螫之害耳以管蔡誤己尋被誅戮故自說懲創戒使勿然既言將欲慎患又說當慎其小惡之初始信如彼桃蟲耳為惡不已於後更大似桃蟲翻然而飛維為大

鳥矣其意言管蔡始則譏毀周公後遂舉兵誅叛逆是積小成大言後有此類當小即誅之勿使至大又言求助之意以我才智淺薄未任獨當國家多難之事恐我又集止於患難似蓼菜之辛苦然故須汝等

助我慎之言又者非徒多難又集辛苦以此之故求人助已也 鄭於下四句文勢大同屬意小異言已所以創於往時者往始之時信以管蔡之譏為小如彼桃蟲耳故不即誅之乃叛而作亂為王室大患如桃蟲翻然而飛維為大鳥矣於時我年幼少未任國家統理眾難成之事故使周公攝政即有三監及淮

詩經詳說

卷八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語

夷作亂使我又會於辛苦皆由不慎其小以致使然我今欲慎小防患故須汝等助我言已求助之意也孫炎曰謂相擊曳入於惡也彼作粵筆古今字耳王肅云以言才薄莫之藩援則自得辛毒孫毓云羣臣無肯牽引扶助我我則自得辛螫之毒此二家以并蜂為蠆曳為善自求為王身自求按傳本無此意故同之鄭說 懲與創艾皆嘗有事思自改悔之言此云予其懲而明是有事可創故鄭即其創艾之所由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成王信之而疑周公金縢有其事也三監叛而作亂周公以王命誅之書序